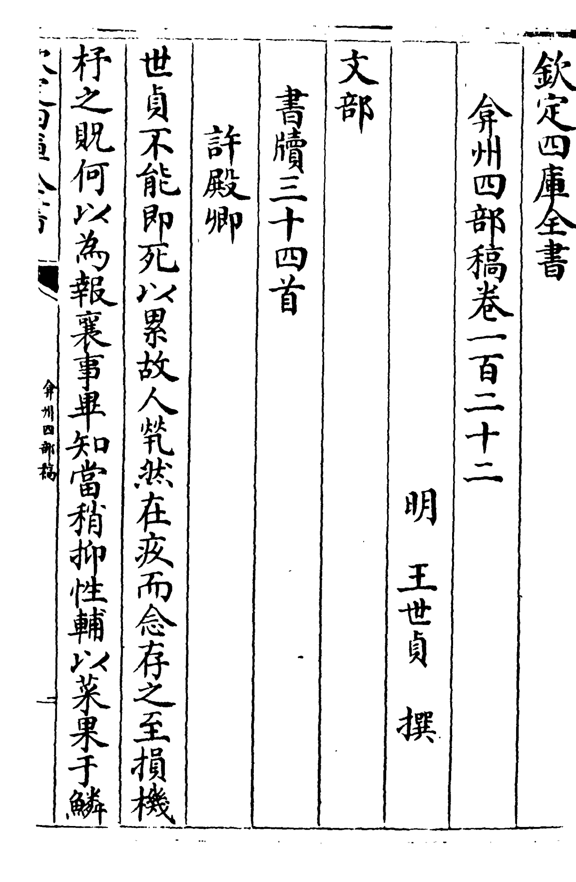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二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三十四首

許殿卿

世貞不能即死以累故人犵然在疚而念存之至損機杼之貺何以為報襄事畢知當稍抑性輔以菜果于鱗

一篇足先公不朽矣此子杜門如昨非足下時相詣不遂木石耶老親在錮雖終風小息𧧛靄未消僕間五日一入侍餘時非塗炭貴門則偃蹇斗室耳間取平生篇什一二讀之差自吐氣不至作宗子相身後耳四絶句騷辨之餘音令南冠人讀之那復堪冬事定當勉和上泗促書甚迫草草不次亮之

又

病中辱損書及前後刻海右倡和集讀之未嘗不爽然

若失也古人重感恩而薄知已乃于鱗與足下兼之矣

夷門長裾無恙鮑山白雪移置梁園中故應當寵王前

席猶記疇曩歷田酒態于鱗岧岧作白眼出嗣宗上僕

亦頽然庶幾叔夜獨足下落穆似山巨源今果貴耳僕

自五月即病病至八月小愈為陽羨之游歸復大病病

至今未已瘂痏偏頭面間亦欲效昔人息黥補劓有所

論撰心腹怦怦怔怔不可置思且懼更為造物者所嫉

自已耳吳中好事者為僕刻陽羨諸游稿并所輯徐汝

思詩附覽詩扇一握畫一幀奉佐清燕之賞餘不多具

又

與足下不相聞者兩歲矣數傳足下不良於行甚憂之乃從廣陵會湝子霓轉運龔勗司訓云足下自厭罥卧湖上以城府故數稱病耳飲啗不復異疇曩甚慰甚慰想時時從殷相公作布衣飲也僕有此除乃當事者以雕蟲拔我念時清恐負知已染指一出家園山水風物事事殢人行年五十刺促不已欲何為耶于鱗没遂四

改歲墓草已宿言之腐心茲行深擬枉道一奠因得奉
足下及殷相公杖履而簡書頗迫事體有極捩眼耳者
强自抑耳茲走信歸于鱗梓其家致束芻之奠并相聞
足下異日解綬乘款段而南不妨白雪樓信宿也扇頭
拙語近游戲禪公於兩機並圓遂走筆一報誨何如舟
次不多及善飯自愛

又

得手敎滿紙及扇頭諸作讀之怳如玉室金庭人對坐

也轉令人憶于鱗耳詩思乃爾佳想健在坐起能自力
為慰僕忽忽不自意有鄖襄之役臺秩峻加乃造物者
憫我弟與家弟不免乖隔交游滿眼一切散去以此悵
悵耳子與明卿同日推遷差足吐氣玉潤遂未及接談
笑須一叩乃行也少保相公煩為致聲至德州當遣信
相候不一

黎惟敬

念與足下傾蓋招提時也即分手係之人生卒卒若此

賢弟遂射策為郎奉使矣然足下第五之名竟何减驃騎也僕輶車所經漁陽令支上谷諸邊地南盡燕涉趙魏之墟邢大夫十日轟飲被髮狂歌覺太行羣峰蹔然矣青州左滄海右岱宗山川莽蒼故是竒地雖戎莽縱橫尚不廢吾嘯歌也足下來歲偕計吏而北可以其間訪我有一段人間事欲與足下商之公實子比何似足下為我問其家人以報每士大夫吏粤者未嘗不諄諄語公實也然世情誰解者悵然悵然

用晦

不佞自遘家難歸於當世賢豪不復能數數而友人余德甫書來則亟稱君侯賢私心竊甚慕之及為先子伏闕上書陳寃賴天之靈與諸公之力得請抵家則君侯之書幣與所致三詩在長跽誦之清風穆如乃昔人所謂千里神交應未欺我字字挾風霜君侯家故事不佞何敢奸之下走雄飛語工氣壯磊落千古至所謂依然一水未嘗不色沮自失也不佞既倦游頗懷敬徹一室

之戀而君侯復屹屹宗正諸條竟乖尚平之托恐握手遂無復日奈何不佞每讀陳王求自試通親三奏及黄初諸令良悲其窮乃子桓所稱文章不朽盛事經國大業則不知季之所得孰與仲多區區富貴若飄風驚電君侯與不佞共勉之耳此意煩示德甫徐憲使人去迫有近稿不暇錄呈扇詩極倉卒為懷筍之玷麾擲可也

又

顧使來致所為先君奠章輓歌時僕勉襄大事稍畢還

越而除書至獲以便道歸即奏之松栢間哀飈颭然而勁乎乃霜霰簌簌下矣外賢兄所示秘事三紙向者雖得其說而不詳今益了了腐心之痛千古不朽又辱賢兄為記表之此何異朱勃白新息侯書感恩地下矣德甫向足下酬往差不落寞新詩爽朗矯健德甫雖老將覺時時三舍吳士致二君子意欲僕序芙蓉社吟稿揮冗强為命筆併見委諸題一一完訖獨近來甚懶臨池不免傷繭耳損餉杯四種種有致而陶羽宣魚尤精絶

方浮沈高陽社中得此便是華胥乘駟快不可言僕宦興索莫已上書乞骸其詳具德甫書中不復贅春寒時襲人珍飯自愛

又

得足下所損書及詩讀之令人感結胸臆涕涔涔下也先太夫人拜生芻之貺則不肖心碎已且銘之矣不肖所謂兩臺投劾者計必果請矣而不獲請南牀白簡必行矣而不竟行造物者豈故周召我耶嗟嗟丈夫亦安

能再辱也足下期欲以新正謁太嶽汎𦪌舸長江中展
齒徧吳諸山而後訪我壯則壯矣不至困宗正條以為
長者憂否縱魚服自匿紫氣能不東行也小祇園水竹
日益成趣所增置丘島樓觀臺榭水木芙蓉之屬似非
復人間境亦欲得奇士見枉不為辱耳寄來近稿俊逸
朗爽老手斲輪宛然吳郡濟南堂室也始濟南報德甫
書以大江以西一人者計其時未有用晦也濟南在當
不復作此語耳鄙人乃有云七言近體不易撰然近則

近之五言古易藏拙然愈近愈遠謹以獻足下為溲勃之用損餉細絨珍於復陶茶甌沈水香皆是高齋精品一一領訖所委四扇一長箋四紙皆勉爾塞白臨池之技實不如我家弟也吳士奄忽藁瘞異鄉少婦行去帷矣可歎可歎

又

向諭子長壯游之興固奇之然亦疑之君家宗侯意亦爾知不成行矣不唯小秖園泉石神沮吳下諸名勝在

在自失中山東阿之歎千載若新武昌朱邸已閉德甫當遂高枕向所云其人雖長者安能於格外待國士耶

又

二陸歸得手敎累紙又拜雅貺因得聞龍沙公萬福足下吟思日益勝不肖羣從中表小有意者皆入佳句中一何幸也二生萬里干謁為毛知客所窘非足下當立槁矣僕比游洞庭兩山間覽太湖之勝歸坐小祇園覺天池棆榆各自有趣以此知南華生非欺我者恨不令

足下共之耳元春畫筆驟入妙欲令一探南中山水歸

拈伯虎徵仲兩辦香足下試窺一班可也餘情具德甫

書茲不復贅

又

豫章寄書郵素能浮沈獨足下歲再三遣使易若比鄰

友誼若此真令人歎息逾楚憲之補似欲雞肋我於試

事腰帶已減握日令磬折少年前良可笑也不獲已少

出答其意歸計決矣自春入夏無頃刻暇兒騏三試忝

首文氣駸駸步武乃公差足快心足下寄來新詩調甚高而意旨少散緩文通不應才拙當由應酬苦耳新開府凌君於足下交厚或能拂拭德甫舊人守文邪能於意外行事耶對客匆匆作報不一

又

昨有數行及逐中雜詩附候吏去計當已徹覽矣今年楚役實以棘事强我而不為我腰腹面孔計録中前後序易義論表五策皆取辦一時拈筆作老博士不休使

相如毫腐何以應之所取兩三楚名士小用作適第得鄉里書交舊時自零落且驗衰相漸現倘得稍量移即緣此歸卧耳德甫復爾抱影司空見慣不辨格外行事新中丞或稍强人意玆因便往録塵覽幸賜指教不一

穆敬甫

不肖孤始聞執事於朱司空也益色飛焉以為羊角晏平在下風矣既復得侍顏色於東明則又憮然心折也已又心自喜曰社稷庶幾一日之賴維執事與東泉公

乎居憂間郵報絡繹至而執事郎禮部已丞尚璽已復郎天官矣則又津津為天下喜也乃不知殿幽之典區區所不齒於南牀而不遂骨省院者賴執事力也有來自宰公所曰執事指天日以明不肖它二相所來者亦如之執事豈以一日之愛為不肖報耶抑亦以不肖尚庶幾可備戕線之用耶而不知其精已銷亡矣雖然國家以此名抑天下之不職者而執事不欲使不肖有此名其用情抑何厚也不肖縱老丘壟間其出入日相指

曰是夫也猶夫能自罷者也則何敢一食息忘執事語云無德不讎不肖之灰冷矣何所用其讐雖然竊有請也聞天子虛已待某公某公虛已以待執事夫論道之官兼任統均宅揆以來獨周公耳亦思所以周公其人乎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社稷為悅八荒為度所以仰答天意者庶幾哉要之相才亦易得耳李太尉桑趙二中令可鑒也計惟執事能以此言進故敢布其區區秋氣漸深唯為道為天下自愛

又

春時小僮歸辱報書累紙具悉公所以去國之故且惓惓於孫有餘愛焉自昨歲見邸報公入考功躍然以喜也而與家弟語未嘗不彈指歎念公之不能久也夫推轂賢士長者好盡忠於所恩推心置人腹恢廓自信而不疑此四者明世之所宜而達士大夫之所喜而今非其人與時也公於數者類有之且不勝傾治之急而驟以古道望人宜其爾也乃冥鴻逸跡超然物表嚼乎不

緇淵蟄觀化時行則行庶幾萬夫之望矣至公之不及終受孤乃所以深受孤也孤生平之實行竒節萬不足以望公之一而不幸用薄技有海内名夫名者兼知與忌而有之公試觀世之知我孰與忌我者多也知我而譽我者十能勝夫忌我而毀我者一否孤故籌之矣出不過增人齒頬腥耳頑體粗自支吾第書畫癖益甚遇一佳者不惜解衣小祇園奉藏經舊饒水竹適得鄉間一殘山欲移之山師見誤增置無已槖為枵然真一愚

公也然令公聞之恐懼然神飛我泉石間矣時事多奇與公嚮示靡不讐造物者固號稱修恩怨然自其一二恩怨外豈無欲為社稷進賢退不肖心而所怨之人相援其近似者俾自疑而長引所恩之人退而各修其恩怨恩日以蔓而怨日以深今舊德解體新進競用國事固不知其底止也偶為公一及之尋捫舌矣萘使君行聊附此此君待我厚棹楔雖力辭之然未嘗不感其意也扇頭四詩聊見仰止

與石拱辰

春間蔣令自貴地來拜手教之貺與感念存所云葉公之似時亦微聞之旋為物色則它往久矣且跡故不及下邑也蔡使君來復得承起居之詳公方林居內觀動靜天則不以區區人爵嬰念弟海內東山之望鬱而未伸居周公之地者能一日安乎某不獲自固匹夫之節畫蛇此出昨歲聞老母病報解綬遄返而罪戾深重一念未孚竟抱終天之痛雖白簡飾畫不無過情然誨我

至矣造物者固憐而見容此身已付之鹿豕間矣少春兄入衡地揞紳吐色不才非謗勞為辯雪至指天畫地毋乃以我為死骨耶齷齪無能報知己奈何郜君矯矯差强人意甞受約束不敢以私請也見間希道意

又

蔡使君人歸拜手教帛貺及扇頭之作甚慰懸佇少春丈已歸與公耦耕對讀時復觴笑下上千古郝君不百里而近行窩乘輿在步武間真足樂而忘世第今輦上

君子坐失三賢為何等時耳不肖近益治小祇園不減白香山履道池上它日抱甕其間不失作老圃斥置金石古文近萬卷咀咏之餘不失作老蠹魚園有佛經一藏力劔趣闌之而逃焉不失作老衲子足矣足矣所恨者江左多文士軟美交不得公輩偉人開我三徑耳公向托為穆太公壽序匆匆未果幸以其履歷來新正禪除後首試筆也

又

始兵使所遣人回得報書已又從鄉人所得燕中書葢前後皆肝腑也至別紙見喻出處之故於我心有戚戚焉門下神龍威鳳也不受羈縶翺翔千仞故非淺陋所可窺必欲自引以報知已則亦未盡當也藉令門下異日入而裨贊謨猷出而扞圉社稷即不至作殷深源其在二君子退猶進也戰國策所云智深而勇沈智不深則露勇不沈則鈌符卿散地或留或往皆門下養大勇時也不佞甫禫服餘疢在衷乃聞有齒及者葢以雕蟲

之末雖肋我於無競地耳唯門下有以教之扇頭新詠

匪惟凤吐且見雅調屬有俗冗不及詳統祈照亮

張有功

維揚往返俱阻銜杯不謂丞相邸中三日之醉牢落至

此兄與不佞俱非少壯人世幾何悵然悵然萊陽令來

辱教既遠存東海波臣天上公子記憶也再三手之不

能釋耳牧寺之遷騃騃故物不足為賀但祝兄精神益

彊酒杯詞筆飛揚汗漫令青蓮仙人歲星金馬足矣昨

見張丈人道兄豪致不淺令人肉奮世路縱横握手未期奈何奈何奈何李伯承可以日夕也奇人多難得毋輕失之

梁思伯

念足下以吴生故謬交不佞遂偃然為先太師珠玉之導令先太師而在其何庸不佞哉語云人貌榮名豈有既乎僕裝已北則聞足下留吴中多長者之游翰墨揮灑令吴中人稍稍言之矣不佞待罪外臣坐平生宿業

故心甚好之不欲割棄也旦莫計唯有投劾耳昨石揚州致足下書到始知足下北上無繇走一介問行李也其以余非人哉書詞披寫懇至兩箑畫極精諸詩翩翩有致筆亦稱之鄭廣文三絶也前者從子相所得公實集録之足下與惟敬後先致善本公實已矣二三君子無忘延陵心諾可尚也燕中毋苦桂玉否以足下藝能宜亡所不合政當於項領間柔之耳

與歐楨伯

別足下之二日而梁彦國至又數日而出會知足下曾過此為之憮歎累日居無何此君謫命亦下矣渠新作翩翩雖不能如足下大力似未減惟敬許大北京一冷曹不能容操觚士良可歎也計足下歸治喪畢異時游吳之筴定否太湖田亦不薄差足君伏臘也小祗園成矣坐卧三十年退筆成冢敗甕作丘亦何所負王生政恐造物妬我一壑耳近緒忽忽僅成贈答彦國二詩可取看也秋暑漸蠲節惟自愛

又

昨梁彥國行附一書爲候不意此兄接浙遂爾空返足下萬里奔喪銜冒霧露冀天祚純孝久已抵家獲躬敦葵事徵考淑懿垂之金石有子如此太夫人可瞑矣嚮所云買田吳中事如何臯橋之傍顧復得一寓公與貴鄉人伯鸞嗣美毋濡滯也暇日覽近集眞詞場鉅麗不復操粵音矣不肖忽忽大祥始買一舟汎太湖登洞庭兩峯與靈威丈人鬬石室中省黃綺遺跡令人飄飄有

遺世意歸擬杜門作倒挂鳥而為遠客如思伯輩所撓香未及竟吐遠近徵文人如青博進何以堪之思伯故自佳畫復奇長里中生如張元春為渠將去恐嶺南人騃增梁氏價也對客草草不悉劇寒計南土稍暖强粥自愛

與張羽王

虎丘之餞盡郡中諸名勝而府公屈行而信布衣之交便是千古奇勝惜僕非其人耳舟中小間讀新詩語語

擊節藍田嘉州入室而才情恒有餘小引叙致拙宦宛曲已堪酸鼻不知安仁越石見之當何如耳僕生平交游淪落行盡晩乃得公私心慰賞中夜獨笑度公亦當然否也二詩極宜佳而爲公私冗沓若春困囈語可恨可恨所委俟前途小間當命觚恐亦不免小巫之索種種之情容於燕市傾倒不一

袁魯望

履善來盛誇足下同泛石湖之檝分韻角險當時頗亦

一念王生否濁醪對榻曾未及期便若九秋之隔中間耳目新詭變故百出宛然足堪半冊史記也僕一懶措大耳造物者何意故以案牘應酬困之若比丘操屠刀靜女習倚門知者憐其非素不知者笑其非似袁仲足下湖山無恙耕釣粗給涵濡六藝之場夷猶亡是非之鄉此樂何限履善别致迪功五集云出足下家梓人僕向讀其詩謂如六翮摶風三危吸露快爽種種不可名狀此集殊多下乘惡趣大抵六朝時沿晚唐以此標飾

迪功如出狐白之裘而盖羊鞟也昔人得魏收文輙投水曰吾為魏公藏拙此非真愛魏公人也以為不愛魏公不可足下果徐氏忠臣宜急謝剞劂留迪功前集名世之語豈在多哉僕欲與迪功結地下之知期足下不朽之業其幸垂照

又

過吳閶得足下捷報喜劇不能言唯與家弟盤舞稱快事快事至夜分而已世路清夷勉旃自愛公車射策當

無出仲舒右第二十年行秘書入木天恐鮮竒册可讀者又蟠螭桃花色野人獨享無緣分奉以此二事為小恨耳舍姪亦遂附驥尾裒宗遺此畊釣之業度不至失所矣熙甫名士落魄見收何世之饒伯樂也華存叔所附此紙并惡詩扇頭見憶後不免破例時時作長安書奈何餘容嗣悉

又

歲杪承手教累紙惓惓之懷悅焉若面清曹多暇望實

益進爲故人光重比歸者傳二三大老意推轂良厪以故與老母計之强舍弟一行答其意旣而自悔其愛弟不若愛身之甚也得邸報大事已可見吾黨好立名過於激發遂開殆辱之端南牙北司勢若水火當事者勉强調停智力俱困伏戎之莽伺間竊發其禍不但熙豐而已也區區此身幸猶在樊籠外兩園花事日新佐以醇酒坐臥萬卷中作老蠹魚大堪送日齋中一扁曰半完此言非兄不敢以道也先君鄉賢事已得請於兩臺

矣想學院亦無阻拜兄之惠得列於俎豆間可藉手以見地下輓章猶望留神春氣響和强飯自愛

周叔夜

過清源值執事病謝客然强起為我握麈尾下榻忘昃情何可言諸篇妙者可錯置班史中僕雖效丹鉛無當窾政恐足下發於機反自不解所以耳少保相公偶以燕接口執事不置然非私其鄉人也平度尸而祝之固當水衡一曹事胡赫赫耶固知功名損治郡非奇人矣

已別足下以冬初赴官訊諜滿案都不了了此狂書生效也足下勉僕以少陵孟堅甚荷援引僕自授管竊有志焉然微為近之漸覺不類此可與知者道也至謂僕書可習蘇黄乃誤矣迨立之年數影不足安能向研池傍逐小兒輩塗雅假僕少窺進一步令千載後惡札揮映亦奚讓吾家右軍大令也見方君希致聲與執事聚首風塵中差足樂于鱗請郡索居更聵聵方散客燒燭酔書欹斜且未竟所吐尚容嗣申

又

楚中莽曠饒山水足下弭節三湘放奏九辨令郢雪益輝巫雨流潤不大奇快也吾家太夫人來吾扶病移居書室如斗大閒寂可人病不能就足下語可見就不

又

垂死後別吾兄不意復得握符節稱使者長安中風濤洶洶一葉下上分魚腹矣又不意不即禦魑魅而稱東藩之臣也念吾與兄隸事揚扢風雅慷慨世故無足難

者獨兄出入為循吏所至有神明稱而弟齷齪刀筆間
逢垢而涉妬女之津不免風雨良可歎也昨來理槖中
裝得後先醜作詩賦雜文得三十卷稍加删定以供後
來覆瓿耳非兄骨肉垂念不敢以聞李東昌昨得一書
卷恨弟詩語譏其政績可發一大笑也遇不解人無復
奈何須兄小與釋之不一

袁履善

足下皇華之暇登太山望溟渤攬轡臯繹之墟追弔往

勝錄成詩章惠而教我珍重珍重足下舍我去朝夕索焉延頸望西山雲氣身在塵土無由飛越兄以朗博之素際玆大觀心目更拓齊物俯世弟何敢窺其涘哉計使事畢當得取便歸省泖湖魚鳥不驚春舫林泉秘人逍遥相羊身漸自遠弟近亦有于鱗可兒也快不令足下共之象玄遂得留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一笑

又

足下書寓上事人也則叙契濶陳喪亂宛然握手矣足下謂從賊中來饘粥都廢仕路刺促荆棘眼底至喻於蟹蚌醯雞亦大悲哉雖然此寧獨足下也某風雨之椽再辱賊手被髮燕市中復失貴人色眈眈虎視故有槐簡不敢棄之候作逐客用耳間一攬鏡鬒髮驟改貜貐縱横黠首失素秦晉之間嶽徙地拆但恐一旦不待無以寄吾區區日夜仰面看屋梁未給也吳明卿曾一寄吾詩古來薄命婦不肯悔蛾眉吾讀之泫爾涕淚也足

下毋以時薄而自矜束長安中縱之僕與李于鱗寧不有屈氏槼盲老公腐令之屬卧足下几席間乎勉旃自愛風塵之際毋深談輒之而已

又

從郵中得報書讀之移刻乃盡足下尺牘無孫孔璋至於叙致時態評隲文體宛然如覿足下畏長安塵汚人耶即一旦奉除書腰膂亦奚復可堪耳僕所以旦夜劇刻不休者欲於身後結一段緣不敢持此博人間快意

事足下爲我不平良厚古所稱知已未也楊祠部峻修

時出故不作僕駭聞有家變不識果否止酒選友四字

箴也遂當粘置屋壁間以充韋弦之佩高士贊效顰俞

生便不能當足下意然自質勝也試再覽之所須漢書

從别致上

又

與足下别且十二載不意復得握手鬢鬚盡改銀艾如

故足下落落穆穆意甚安之然世常有執其咎者重以

牲醴之奠施於先几足下泫然使僕肝腑中裂不能措
謝高飲三日蕭闢瞑步風馭倏忽有無閒意悵然不自
得久之即擬飛单舸一叩首堂下而意殊有所避次且
躑躅還期改迻今竟不得東矣足下念我於形跡之外
可也兹謹走一介致不腆之幣薄有肴核佐二尊人歡
其付之記室足下以何日北上僕雖飒尚能操壺酒豚
蹄百里之外世路漸夷努力自愛僕幽灰在谷無所受
暖足下勿憐存之而已餘情寄扇頭時冀揮握以表區

區

楊祠部

再寄書執事并陋作見情竟恝然不報豈京師人類爾耶出沒獄吏間如苦海每念欲得張華陸倕之流與下上今古則益恨曩時不旦夕執事向教索廖宰誌可兩日後得也某秋杪了役欲來春以微罪行豐草長林無復羈紲矣弟江南無尺寸地著雙屐奈何奈何

又

每一上牘人回輙得兄敎念我良至又時時動拂衣與春卿署中持酒杯課花鳥耳亦足溥兄宦情耶某不曉事書坐耳鉛槧之業雖枘鑿時態心念好之案牘作苦偷息吟咏昨理髮得三十莖許白者悵然久之有盡之年吏可授他人手磨弄耶三輔獄畢傳歸從漁陽旁小邑就山僧乞藏經讀一遍足矣不復理向時眉眼見貴人也勉旃醇酎足暢毋多談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三四

詳校官侍讀學士臣陸伯焜

中書臣劉源溥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庶吉士臣陳墉

謄錄監生臣章浴曾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三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十七首

上太師徐公

某等竊伏覩壬戌以後相公柄國清節峻猶一洗中外苞苴之舊收召耆逸白駒絶嘆保惜言路皂囊生色優

假邉塲任事之臣使得各獻忠力海内之士人思自奮精白喁喁望治至於密疏迴天六飛中止功在社稷千古所無丙寅二詔光被海宇而中間大鼎革俱以顧命發之光昭先帝之讓德無損今上之孝治雖堯舜共默臯契佐宣亦何以過此今内自輦轂外際䧟編含生之類無少觖望而獨不肖某兄弟罪惡深重不能為先人延顲須臾之命一沾維新之澤沒齒覆盆舉家向隅嗟乎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痛惟先人自受殊擢以來驅

馳南北勞瘁萬狀實不敢毫髮負國已未之後失事甚
輕言官傳會風旨法司上惕天怒律既牽比情復徑庭
此皆我相公所素悉也嚴氏排毀之深鄢某網餌之巧
此則我相公所深賜憫者也記不肖稟饘之日以楚服
請見我相公曲垂指示謂當泯默姑俟天定不宜速激
更生不測因旁及時事歎息久之曾未何時命與禍會
終風洄穴雷霆暴興不肖兄弟既不能叩北闕伏歐刀
請代退又不能棄捐不孝之軀付溝瀆以從逝者所以

枕愧削跡強顔稱人庶幾一日迴光之照恐死無以見
先人地下耳不肖雖摧裂憒亂時然未嘗頃刻忘我相
公之教亦未嘗頃刻不加額頌我相公大德特以親在
淺土家猶罪籍身負不孝大惡不敢以區區無益姓名
仰玷門牆長負生成之恩自棄名教之外八年于今矣
乃聞從友人徐中行及二三鄉戚所傳我相公時時蓝
及使人屏息而無所容知大造之不絶物也今匍匐萬
里泣血上疏匿影都門之外廹於禁例不敢叩謁謹此

齋沐手啓投誠并具疏稿呈覽伏惟俯賜憐察一為逝者明其區區得歸附先大王父之域沒存感激非銜結可報如疏辭情節稍涉欺罔及不肖兄弟妄有他覬天地鬼神臨之在上速賜誅殛無任迫切惶悚待命之至

又

伏承垂訪星變具諗翁惓惓憂國憂民之誠區區素昧於此偶有一得不敢不對據邸報火星入於禁中妖星纏於角度熒惑為火星當秋冬囚死時有王色主大臣

有憂宗廟不享今犯禁中慈慶火亦似小應第久守不宜且熒惑雖火星占多不屬火災恐尚有餘慮耳角度之星既非五行定是客星黄而有光恐即所謂周伯者不知其在左右角抑兩角間耶或出入或守耶大約主將相災從外入兵蝗寃獄種種頻不祥然使在光武時縱犯帝座不過一嚴先生加腹耳古有諸侯之國其分野當之所以禍小而應速今天下一家主上以聖哲敬承大則黙消其變小則移於郡邑未可知也梁武之跣

走不如宋景之一言天道遠人道邇是在廟廊諸公盡所以省弭之方而已

上太傅李公

春和伏惟台候萬福世貞等昌昧上瀆竊自相公握柄以來奬拔耆逸保惜言路優假中外任事之臣使得畢獻其伎身勵羔羊之操居間造請一切從洗二三同德以啓太平至於顧命登極二詔即使堯舜復出臯契佐之其所規畫斷不能過雖窮山絶海跂行喙息之微靡

不踴躍鼓舞自幸生成而獨不肖兄弟罪惡深重不能
為先人延覦旦夕之命一沾德澤沒齒覆盆舉家向隅
區區孤忠無以自白嗟乎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死不足
贖矣痛惟先人自叨冒通州之擢南北驅馳間關萬死
盡瘁微念可質神明實不敢為國家妄費一財亦不敢
懈隳一事巳未之後邊敵散搶旋即退遁言官訾摘黙
受風旨法司議讞仰悄威斷罪既微斟律復牽附下獄
以前嚴氏陰為排詆下獄以後渠亦不復諱忌偃然自

任此則相公所素知中外士大夫亦盡知之至於嚴氏所以切齒於先人者有三其一乙卯冬仲芳兄且論報世貞不自揣托所知為楊氏解救不遂已見其嫂代死疏辭戇少為筆削就義之後躬視含斂經紀其喪為奸人某某文飾以媚嚴氏先人聞報彈指唾罵亦為所詗其二楊某為嚴氏報讐曲殺沈鍊奸罪萬狀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瑣之評先人預力必欲報之而後已其三嚴氏與今元老相公方水火

時先人偶辱見收葭莩之末渠復大疑有所棄就奸人從中搆牢不可解以故練兵一事於擬票內一則曰大不如前一則曰一卒不練所以陰奪先帝之心而中傷先人者深矣預報敵耗則曰王某恐嚇朝廷多費軍餉邊敵既退則曰將士將戰王某不肯玆謗既騰雖使曾參為子慈母有不投杼者哉當先人大故時不肖兄弟既不能叩閽上書並碎雷霆之下退又不能引歐刀赴濁流下從逝者匍匐萬里舁骨歸壠枕塊削跡強顏稱

人不肖誠不惜死死無以見先人地下耳今神聖御極元首股肱千載一時區區不於此日白見冤狀一求昭雪尚復奚望哉不肖父子兩廁相公通家之後昨見養翁相公道惓惓見念至情歸與老母言之相對感泣然不敢輕以尺寸之牘上塵記室者實為親骨淺土闔門罪籍身負不孝重惡懼貽門牆之玷而不肖蹤跡易為人所訾指以故次且躑躅欲自奮而不果者數矣今匍匐萬里泣血上疏匿影都門之外而迫於禁例不敢叩

謁謹此齋沐手啓及具章揭歸誠門下伏惟俯賜覽察一為逝者明其區區得附骨先大王父之域歿存感激非銜結可報如嚮所陳及揭辭内情節毫髮稍涉欺誑或不肖兄弟妄有他覬天地鬼神臨之在上速賜誅殛世貞等無任迫切惶悚之至

上少保高陳二公

世貞等死罪上言竊伏思先人嘗以一日之附不肖兄弟得稱為通家弟子世懋又以雕蟲之技辱見收門牆

從諸生後而自奉諱以來家在丹籍身負不孝大譴實不敢以不祥姓名上玷記室至於仰止之私無日忘之乃者神聖御極賢哲作輔維新之化千載一時竊不自量欲為先人白見冤狀匍匐萬里伏闕上書而迫於禁例躑躅國門之外無由希望顏色竊布區區之懇唯相公憐而察之痛唯先人束髮登朝羔羊自矢通州之役誤受知先帝盡瘁報國十年之間南北驅馳閒關萬死不敢避縮而禍繇讒積事與命會天威猝加霆霰併下

覆盆没齒長辭迴光悲乎悲乎始嚴氏當國時亦欲羅致先人於門下先人稔識其姦逡巡引避渠固已切齒矣而會不肖世貞不能慎交游以從事於楊仲芳㫖悪若某某者從而孽之先人又不自閟時時對衆斥其奸狀貝錦朝織夕不可破陽鶩陰喝極其智巧鍛翮就籠寄命游釜頤指鄢卿授草方寀顛倒三尺吏議莫從逦時世貞兄弟欲叩閽泣血請代而迫於奸言謂當静俟激則變生倉卒大故又不能引歐經雉以從逝者强顏

食息天地雖廣何所自容伏惟門下以甘盤舊學起踐伊傅之地左右明主翊贊太平必使窮髮無冤白骨盡肉乃忍惜一投手之勞於素所憐識之人乎疏稿上塵清燕之覽苟先骨可以附葬大王父之穴世貞兄弟當死效犬馬少酬大造如有希覬他念天地鬼神立賜誅殛無任哀祈迫切之至

上江陵張相公

不肖世貞釁孽深重致先人罹於大禍自奉諱來七易

寒暑矣乃心未嘗一日不在明公然未嘗敢以尺寸之牘塵記室者自惟身負不孝之罪於人無所比數且不祥姓名物情所厭是以次且躑躅於門牆之外而有所未果乃者天地鼎革萬類維新竊不自量一擬伏闕哀籲匍匐萬里行次德州始聞明公爰立之命不勝雀躍星馳至國門而迫於禁例上謁無由區區私情敢托毫素痛惟先人束脩登朝精白自勵南北驅馳間關萬狀盡瘁一念可質神明巳未春遼左大捷獲功至八百餘

薊鎮之役敵衆我寡一時闌入然猶以烏合數千之衆力抗其鋒清野堅壁賊失利而遁功大罪輕中外所究而為嚴氏力修睚眦頤指宵人中以逗撓之典終風暴起霆霹橫來法吏慴魄三尺顛倒天聽愈高沒齒無訴嗟乎不肖於斯時既不能銜尺一效緹縈上迴白日之照又不能引歐刀就溝瀆以從逝者且嚴氏之郄頗亦以仲芳兄就義時謂世貞為之游說又為之經紀其喪怒室所移銷骨莫解嗟乎世貞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死

不足贖矣世貞固不能即死死亦無以見先人地下耳明公以甘盤舊學超應傅夢明良相遇千載一時即溥海内外匹夫匹婦不忍有覆盆之慼而況叨附驥末亦嘗奉一日之下風如世貞父子者乎伏惟明公賜哀而收録之苟先魄就窆不至藁葬世貞尚可以少逭大戾偷生漁樵歌詠盛德矣兹具揭奉覽事出迫切不能措辭不勝惶悚祈懇之至

上太宰楊公

不肖竊伏思自明公初進元樞時先人以疆場之役上奉指示獲樹粗績既明公仗鉞西巡而當事之臣如嚴氏者橫見齮齕傅會文吏以成大禍是時先人一杌上肉耳屬明公再入西府黙為保全使先人無得罪於公論遂陽覆功疏上恩兄弟以私請冀用解釋旦夕之命明公慨然憫而許之天未厭禍讒口所及雷霆交發竟不可解世貞等即不能死削跡自匿飲血茹荼然未嘗一息敢忘明公大恩亦未嘗一息敢忘仰止明公盛德

今神聖御極明良交泰含生喁喁思奮盛世不於此時
伏闕籲天退而歸誠門下白見寃狀一旦溘先朝露何
以下見先人泉臺之側哉痛惟先人材質不敢希明公
萬一至於思齊景行動自軌式鞠躬盡瘁可質神明南
北驅馳間關萬狀已未之役所謂一彼一此疆圉之常
而權奸快復黙授風旨言官白簡唯所重輕法曹丹筆
以意下上市虎既成投杼難解天乎天乎凡先人功罪
大畧具疏稿中玆不敢再贅至於嚴氏所以切齒先人

之故蓋有三其一乙卯冬同年楊仲芳且論報世貞不自揣托所知為嚴氏居間不遂就義之後躬視含斂經紀其喪為奸人某某文飾以媚嚴氏先人聞報彈指唾罵亦為所詗其二上谷帥臣某曲害忠良奸黷萬狀先人以比壤之故心不能平間有指斥渠誤謂青瑣之劾先人預力密訴嚴氏必欲賜讐其三嚴氏與今元相方水火先人偶辱見廁姻婭之末渠怒室色市甘心後已以故於灤河小衂則曰大不如前覆數邊實則曰一卒

不練預報敵耗則曰王某恐嚇朝廷希尅軍餉大敵既退則曰將士俱欲死戰王某不肯凡可以觸致天怒而陷先人於死地者無所不用其力先人死死嚴氏耳非死法也今權奸誤國之罪已著徙薪焦額俱見褒揚而獨先人蹈非常之禍銜莫吐之寃伏惟明公憫而錄之如疏辭少有欺罔或不肖覬覦他念天地鬼神立賜誅殛無任哀痛激切之至

又 時公致政在里

不孝孤不能以罪戾之軀爲老母需頃刻之命上疏乞休即日南竄行抵澤州而訃音至矣扶服奔喪僅存綫息歸叩櫬柩遽成終天嗚呼痛哉先後庚年遘此荼毒初既不能從死地下後復鹵莽傅棺宇宙雖大何所自容況勞言者以爲負國雖不知其語云何大要生人此身唯君親耳狼狽至此知不能自解於門牆第嚮時出處之際頗曉自愛祇爲相公肉骨生成恩重不能決裂再叨還轉唯山西一命曾以歸葬先君仰瀆鈞聽此外

亦曾有希覬他念否副使前後十四年實歷俸亦三年
始轉官耳吳興三四巨室封豕長蛇稍裁抑之亦不敢
大有處置也去一二貪官摘一二訟師屬歲侵間有所
勸輸以媚丘壑待盡之民則有之亦半歲内事耳何至
勞白簡齗齗牙頰也國家視棄不肖如長物然不肖之
視棄此官亦如之所愧匹夫之節不固靦顔一出為此
輩描畫作津路贄儀以此悵悵耳即日縱漏點籍已勉
跡先右軍之誓墓無容忉忉所以不能自已者懼為大

賢君子知人之累也伏承手書存問并示張少宰先生札具知台候萬福天眷益隆當賜環為社稷柱石為天下正論赤幟惟自愛不宣

上司寇黄公

不肖嚮從朝著中望老先生風猶峻潔以為宋廣平楊司徒二文貞其人既從吳興父老得老先生吳興之政以為卓密縣魯中牟其人私心實豔羨之不自量有所撰述自附於子長執鞭之義乃者復見老先生奮然為

國討除番賊父子即窮海魋結素所不識者靡不歡然加額稱快而況身負伍氏不共之讐於期腐心之痛如不肖者哉聖明御極鼎革一新老先生與二三大老同德輔政含生喁喁思被化澤而獨不肖兄弟罪惡深重不能為先人延顲旦夕之命没齒丹籍長為覆盆嗟乎嗟乎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痛唯先人自受先皇帝拔擢以來南北驅馳間關萬狀盡瘁一念可質神明暮夜之知毫髮不染此則中外士大夫所素悉者番賊父子

始見先人年力尚壯受知先皇帝不在人後力欲指致以為羽翼先人畏惡其奸匿跡自遠廹首長謝丘壑莫塡虎視眈眈命寄盩頰而會楊仲芳不免對衆彈指泣罵上谷帥臣為蕃賊報讐以取富貴先人復不能閟憤有所指斥終風暴起倐為雷霆片紙朝入三尺夕變區區孤忠無以自白嗟乎已未之難先人嘗預報敵勢重大矣嘗嚴行衆將高延齡揩遏及集兵近地矣謂之守備不設可乎邊敵潰牆進入散搶遂遁所失何城所陷

何寀御史功罪疏上已荷恩宥防秋定奪而宵人鄢某受藩賊風旨挾堂官之勢恐嚇方氏代草疏辭務觸天怒律既徑庭情復矛盾且遼陽一捷至八百餘級各邊所無係先人奏報勘疏既至正可借此微功以贖前罪而藩賊風令削去止是楊照陞賞罪則唯重功則唯輕先人死不死法死嚴氏意耳今嚴氏罪狀幸賴老先生為天下一正之至於徙薪焦額俱見褒錄而獨先人蹈非常之禍銜莫吐之冤孤魂淺土未歸兆域闔門百口

歃血茹荼能不痛哉今疏乞查覈功罪伏惟老先生垂
憫先人守正被誣之實與疆場任事之難一命所司發
原獄詞送吏部查覆使先骨可以就窆不肖沒者存者
當代效銜結之報如疏辭稍涉欺罔或妄有他覬天地
鬼神立賜誅殛無任皇悚迫切之至

上司馬趙公

世貞等竊伏自惟明公按全越時先人方有甲冑之役
獲從事於左右賴恩德保庇以免大譴旋膺特命改鎮

北門晝夜規調髮變骨瘁終始一節間關萬狀已未之
役我寡敵衆倉卒闌入先人鼓率凋旅力抗其鋒賊始
退遁傷殘甚輕而横為權奸所陷天聽倏高莫從吏議
飲恨泉壤長為異物世自等既不能叩閽籲天為逝者
請須臾之命又不能捐螻蟻以下從九原所以茍理食
息强顔稱人者亦妄意回光之照庶幾及於覆盆耳今
聖上御極明公與三四大老同德贊輔雕結蠕動之微
靡不踴躍思奮而不肖兄弟不於此時白見先人寃狀

即一旦溘先朝露何以異於禽獸哉嚴氏排陷情事已具見疏稿不敢復贅凡邊圉任事之難孤臣冤憤之酷明公固所垂憐獨遼陽大捷獲功八百有餘係先人題奏復為嚴氏所抑姓名見削區區微私欲借以徼幸恩澤如吏部咨到明公速為覆覈先人茍可以附大王父之葬沒者存者皆明公大造也

上御史大夫南充王公

伏惟晉宅水土開府濟上以臨東諸侯皆四履之地世

貞固不能具橐鞬伏謁而部小吏之牘乃辱幕府心却之謂而以書來毋更牘為也夫明公一旦畧分而推私於故所厠門牆之人如此世貞乃非分矣明公書亟言李于鱗歸不置世貞間者亦一相聞且為罷官歌壯其事彼拂衣行沾沾自喜也于鱗固丘壑中人也衆口甘腐鼠久矣明公厭而思為于鱗乎世貞不佞以為古殆無隱中丞也明公春以前則可濟以後則不可且天下談說節行政術者要毋能舍明公而他今士氣淪溺滅

頂計獨望明公益入治中正色垂紳使𦲷苴却洗蹊徑蕩平廉頑起懦於廊廟之上故不失首陽也又明公書欲須世貞詩及它文章公於玆道先達也何所取敝帚而令孺子操而辱長者之堂雖然既已及之不敢隱也世貞二十餘遂謬為五七言聲律從西曹見于鱗大悔悉燒棄之因稍劘劇下上久乃有所得也其治騷賦歌選雅負不甚下于鱗然多病癖不喜人聞之又最不喜聞於人顯貴者故出不十之一而雜肋之名幾咀碎齒

吻間業為明公國士之遇負慚出之且吏所録閒有避不暇屛削明公審不以瑕瓿等班氏之素可也

又

世貞等側伏草野中於昨冬從邸報見明公晉秉臺綱清德照映溥海濯祓豈唯輦轂之下𡺸黎削侈而已今神聖御極鼎革維新顧命登極二詔直接唐虞而明公與三四大老僇力協心熙賛皇猷含生喁喁思奮盛世顧獨世貞等釁戾深重不能為先人延籲旦夕之命一

沾德澤没者覆盆存者向隅嗟乎不孝之罪上通於天死不足贖矣往者嚴某父子伏法時承明公見示手教首為海内稱快復拳拳憫恤其私謂若可以少慰亡者則先人致禍之繇與嚴氏排陷情狀明公既已悉之可無贅矣獨念先人自通州拔擢感激國恩誓以死報浙閩之役軍府草創島夷蝟興手剪荆棘躬冒矢石彼地土民至今有保障之思雲中覆師之後洗沐瘡痍振起凋敝為之一新薊鎮五載三摧大敵兵儲山積毫髪不

私益自十年以來閶闔萬死盡瘁微念可質神明實不敢妄費一財亦不敢隳廢一事遼陽之捷百年所無已未之寇數日旋退守備既非不設城寨又無失陷而終風回沴雷霆乍興天怒所加三尺盡廢區區孤忠無以自白當是時世貞等迫於謬計謂激則變生以故隱忍濡遲不敢伏歐刀叩北闕仰布緹縈之跡一旦不測又不能捐犬馬以從逝者塊伏閭閈强顏稱人俯仰之間何所不愧嗟乎嗟乎世貞等不惜死死無以見先人地

下亦妄覬日月之照耳匍匐萬里泣血上疏匿影都門之外而拘於法禁不敢上謁謹齋沐投書并具疏稿請正玆事既在明公掌握又辱所素悉而世貞不肖固不足辱公亦嘗稱門牆弟子明公幸哀而卹之且為吏部楊公一言沒者存者肉骨且不朽如疏辭少有欺罔或不肖覬覦他私天地鬼神立誅殛之無任皇悚待命之至

又

某聞之史遷氏云伯夷叔齊雖賢得夫子而名益彰顏淵雖篤學附驥尾而行益顯乃若春秋列國東西二京節俠黨錮諸賢士行讀之至今凜凜若生者豈非左馬班袁諸公結撰力耶然所謂一字之褒重於華衮則唯夫子乎是歸夫人至此大不幸也然亦有死而稱幸者幸其所托以不死在也即托人之賢而不死托詞之工而不死然未能兼獲儷至者也先君子束脩自勵羔羊之節拮据兵戎十有餘歲而卒以不阿附權幸中深文

而殞其事之本末天下之人能知之然不勝其睚眦甫復一官齮齕相繼至兩臺奏旌亦復報罷而明公獨慨然操如椽之筆而為之傳所以褒闡之辭備至先君子不幸而遇嵩以死幸而遇明公以不死且以明公之賢而工於辭萬世之後因明公而先君子膾炙於薦紳大夫之口為其子孫者當何如以報也拙詩書扇頭聊吐感激之緒百不發一唯明公亮之昨小僮回叓拜扇幣之貺過渥益不知所言謝區區承乏起家叨轉浙西雖

臣思索莫世意函莽未敢一日不盡心民瘼以負知己冬初勉襄事期日制之老母乞假不可唯有乞歸耳倘得為宰公一言尤見生成至意秋氣未深為道為社稷蒼生自愛

大司馬劉公

往者以燕侍家君教之曰吾於天下所不如者二人一為汶上吳公一為麻城劉公其仁心政術洋溢所莅其潔修恬於功名之際即古人曷加焉然吳小迫而好賢

其名不如劉公寛有大臣度云是時世貞私心竊慕之
旣録因識吳公於常山還而待罪爲東藩之臣汚公屬
吏愈益私竊幸快其平生而屬臺事嚴不敢以私請雖
然間一從僚吏望見公眉宇退而未甞不忻然得也已
接公談未甞不怳然自失也公故無少世貞間有所論
請罷亡不可者公還握留鑰屬有兵車之役受驅驄馬
不能追拜後車之清塵䖛䖛惶恐無狀而公更收賤姓
名置之薦剡乃所善張副使來謂公本意殆不止此日

者又微聞公之屬世貞於段君也夫世貞思之未有以當也凡所旦夕托體青齊吏民之上粗不大戾者以奉行公之明教故然十不能四五耳公胡惓惓若此豈以家君有連施及烏之愛耶世貞少愚不能推擇為它吏守刀筆九載局促成案又坐游罪人睢盱至貴引繩批根幾以事見法令食寢蹐跼燕雀處堂即大長者憐而收之焉能自致青雲之翼乎為家君躑躅邊陲解去無日強顔待報不然且自劾歸矣海内薦紳先生日夜望

公北赤幟善類世貞獨以為未可也天之遲遲於公益有待也此其為公深矣一旦而北欲信心而行乎其信人也不失官者將失公矣門下故吏恃國士之知輙復僭言及此公不以為非願詳秘之

又

世貞不肖嘗奉下執事之教於東土自惟愚稚守職無狀不足以佐下風而翁長者不忍棄而録之中間雖一布感激之私亦拜大誨之辱而間濶者十易寒暑矣自

承先君子諱以来闔門飲血不敢自比於人今春始奉
天子詔匍匐而北上書陳寃賴二三大臣採中外之議
即欲有行而橫為一用事者所尼躑躅國門久之乃獲
從莊襄公諸孫游㑹為世貞道翁所以繾綣良篤不肖
所謂崎嶔歷落人也翁向者固已過聽而賜録之今尚
欲過存而重録之耶不肖毋論抱終天巨痛而摧擊震
裂之餘田光先生所謂其精已銷亡矣區區布素亦自
有微業守此可以仰報門下獨念先君子嘗受翁一日

之愛而生平心事為權奸所阻末復以身徇之海內一

字華袞寧復有過於翁者乎今奉所草行狀以請倘憫

而惠之言或小傳或像贊又九卿得一公舉祭文歿者

存者豈惟銜結之感而已耶明良一時鼎革之業師表

萬世而我翁首膺簡在三錫留鑰幸無以易退為念不

肖拭目仰俟風猷惟冀為社稷為士民自珎愛不宣

又

昨取道龍江瞻眺萬雉思豥戟之所駐一奉下風而遠

史避國禁次且不敢入衮衣十載之挹先君九京之感無由布之於左右良用悵然乃舍弟書至謂明公數惓惓於不肖甚恨失候不肖於世無所比數獨辱明公盻睞而造物者亦誤聽其敗草遺勃之用强之一官必欲蛾眉混沌實所不堪已上疏力懇乞休得請之後當汎舴艋大江擕瓢笠而候明公於麾葢之下未晚也偶聞用事之人裁定庶僚禮持軍容不入國之議於明公騶從有所減損明公亦听然而從之此甚非也夫明公與

魏公此官即唐之所謂東京留守也留守出入具羽儀鼓吹視方鎮特不建節耳且明公既奉天子勅衛陵寢彈壓畿内即有所張大無非所以信主威慴不軌也其所謂軍容者旌旗在前戈戟左右金鼓節趨乃稱容耳明公固無之也且京師有天子在焉然而省牲則列尊騎主試則擁八騶者何尊王命也夫物無兩大留京雖重不可並國稱也明公非可以九卿例也鄙意以為宜急復之不然後之議者謂輕貶損威重自明公始也且

往年新營之變其故在主帥不尊等威不別也今又無故而居卑而示之以弱大不可也世儒不博古不達勢妄以胸臆變更者不可枚數在明公自裁之耳區區芻蕘之見唯賜而稍秘焉幸甚幸甚

寄少司馬丁公

世貞負大罪天地間不即死强顔稱人五易朔矣自奉諱後塊守塞兊不敢一通尺寸之牘於生平故舊長者既日夜思之獨於明公大雅不能毫髮自鳴殁且不朽

耳古稱知己重於感恩何者明其難全也明公於僕進有鮑叔國士之知退有薛公改館之愛且當流離顛沛閒冒吏議排衆睊務存餘煖於不然之灰又推右驂以資饘槖即古所稱銜珠投環未足萬一而今竟爲棄物與世永謝已矣無用爲報矣故嘗登胥丘之臺望要離之壠思古節俠借軀感慨之士輙愳然泚顙也已歎歎淚下不禁嗟夫嗟夫明公豈必欲知之哉昨歲得邸目知已遂鏡湖之請脫屣萬鍾高蹈明哲後見李憲副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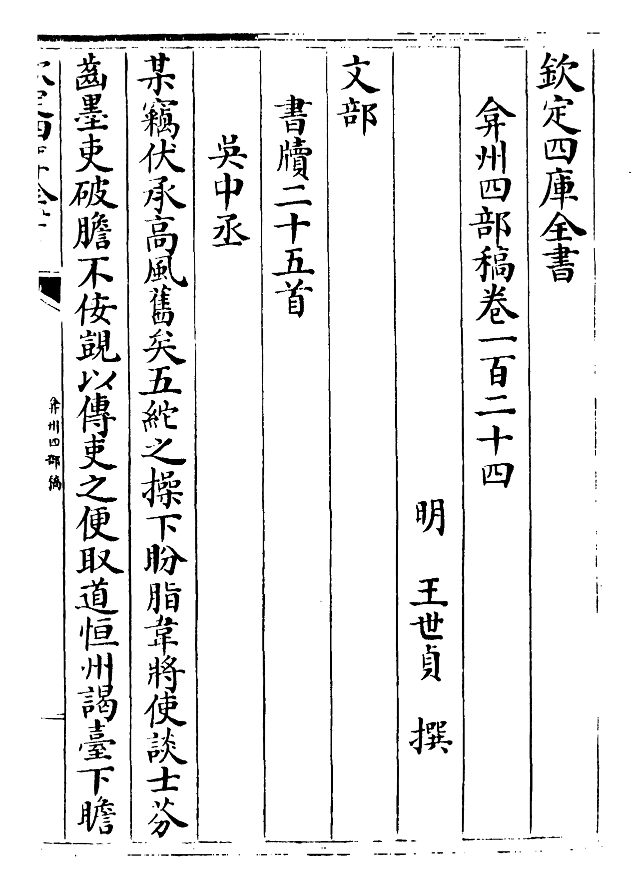
能言綠野香山之致令人神飛山川修敻不能一躡芒屩從公杖屨為恨不腆野芹之敬惡詩扇頭聊見懷仰幸賜麾入春初尚寒時進匕箸以慰惓惓

大司馬張公

昨歲附一書子熙去不謂家長者記憶而是時業自愛其半殘之軀以庶幾稱門下客乃今併失之矣造物者見侮擲之風塵乞解不遂晅而就比今躑躅茗雪間無所容面乃拜翁大敎之辱又為離賁園四章宛然三百

篇家範也稍令西河叟繹而序之益汗顔亡當矣深欲造玄亭一傾倒末果東望明海烟霞五色令人奮飛無巳則唯有手芝園集恭讀之耳然又似舍翁而與先秦西京建安開元諸賢揖讓也先君子奏議并所草近稿附嘉幣往祈賜斤正嘉則乃獲幸門下近作何狀聞令郎大奇人不審可一相見否大篇得手書八寸赫𧿹欲以壓卷知當不吝初夏多濕爲道爲天下自愛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四

明 王世貞 撰

文部

書牘二十五首

吳中丞

某竊伏承高風舊矣五紀之操下盼脂韋將使談士芬薌墨吏破膽不佞覬以傳吏之便取道恒州謁臺下瞻

奉龍光一二擄吐逡廵未及日者繇河間而東未抵高陽二舍則幾逮陽侯之難委頓入城不浸三板俄爾摧毁可三十丈身從吏士號睪睨間僅得小退耳錯輪之道改就擊楫出北門泛而安州又從安州泛而郡城波濤洶洶望不見涘垂楊宿杪視若蒲葦篙師時從舟底撈粟梗人家依高阜餘者十可一存竈突無煙大類荒島所經由城市老幼牽道聚哭謂潦且四歲日夜希半菽之入今又空矣旁邑踵困亡所移食盗則不敢飢又

難忍計唯有自盡耳河伯不仁長吏佐之政歲蟬緩恐一旦不諱仰累仁公今天下北罷敵南折倭夷三輔要地陸沈若此可為寒心仁公撫有玆土素所惻怛寧但如某口語而已耶竊以為速上疏蠲額租量為賑勸多集諸大吏講求水所以決之故下楗竹石毋計小費庶不遂為魚耳遺黎孑孑待哺仁公即無惜一介之使為行災撫而慰之所大願也某愚不更事宜度消渼無所裨於海嶽私泥堂下百里之慮違先哲未同之旨唐突

尊重無任惶恐

大司寇長興顧公

予與至得老先生所和長篇讀之真如奔流從岷峨間瀉來一注萬里日與李順德吳給事相擊節蹈歎以為前輩風流故自遼致是時初有讞獄之命陸沈酒食中不得小效蛙響拜大貺之辱唯是老先生與坦翁一二大老天所獨私出則黼黻朝著歸則領袖泉石其所增色豈唯天目苕霅而已燕中漸不可閙眼榛棟惟新便

有黍離之象世貞抱案九歲矣所坐想子與亦能談之雞肋種種無可復汚筆札昨檢先後著賦詩雜文各體三十二卷聊綴成帙照影自憐不覺食寢俱廢乞得小鎮或出或處不至棄其平生以報老先生國士之遇耳引領南睇無任馳仰與時節宣珍飯自愛

上馮少宰

伏惟相公秉鐸三吳豪俊蝟起咸喜自門下而獨世貞以間出無所比數如牛溲馬勃欲一附於藥籠之物而

不果然世貞初從選人隷棘寺相公固儼然辱臨之且復以家大人游從之故數惠顏色至接卮酒奉温言之歡而相公則益日顯重握風紀世貞待罪西曹之屬閒繇公事一再見外不敢踵進其屐於相公門庭惟數從一二友人如吳給事宗考功得相公一言相與擊節推伏大雅宏度不幸而不得奉几席稱受經諸生幸得為私淑足矣是一二友人皆少年鋭情瑣屑末藝又不善掩避相次謫補而獨世貞既前自疎外無纖末可覬於

相公衆口謡詠至視為大澤之麋求以飽嗜者乃聞相公力明其無他而湔祓之得無玆罪籍是世貞後先自棄於相公而相公終始收之也古人云感恩則有之知己則未夫恩之大者及於出萬死揮千金而古人不肯輕加於知己乃相公知世貞矣所以援骨嘘枯之恩深矣何以為報也不佞素有膏肓之疾自今而往竊自誓不欲療即一日不罷而以汚民社者不敢毫髮有所負於幽明即罷不死而顧以生平之力下上千古著述一

家之言更不諱而遇封疆干矛之變必不委瑣苟免以貽門下知人之明如其僕僕亟叩眤眤縷謝為兒女之戀相公將遂弁髦而厭之哉不佞相公旦日坐廟堂進退百官於不肖姓名如素不識人足矣他非所敢望也

上傅中丞

世貞不佞少時緜計偕罷試依家君長安中業已聞執事為考功赫然有聲考功歲當黜諸郎吏諸郎吏故多大貴人門弟子也當襆被出署時五侯鯖腥在哌吻間

益臺省快然一洗云而執事亦坐是不安適外去世貞間私於家君以為執事非今人也其成化弘治間人耶然成化弘治間人在今日未必遂能為執事以執事當其時固不特止于其人而已自執事去後世貞竊祿為京朝官旁再覩其事嘖唶脂輭則往往私歎安得再屈傳公治考功哉不自意待罪為東臬之吏而執事儼然辱臨之既已幸快其平生而執事所規摹蒐卒補乘眡荒釐奬城險濬流皆百世之業也而世貞閣且牽於文

法不得有所效見以承萬分之一益日夜負芒刺焉而執事既以謬容之又謬許之至疏草一下上官降色僚吏改目世貞亦得稍奮迅其緩急之軀然嚮者世貞固好慕執事而不能為人言之不知執事何所取於世貞也世貞少時固已妄希古人之業而旣舉進士不幸誤從二三少年游因極意為詞章者且十歲未成生平脫疎多口語就謁大官貴人若謁鬼神未嘗不淫淫汗下也目猰㺄之鑿齒則思請劒焉耳封豕之馮陵則思請

纓焉而坐家大人執桴鼓為封疆之臣懼一旦之波及以貽私庭憂筋骨柔脆不慣引强騎迅强鵾鷄搶榆之翼而志天池亦左矣故寧自托處若五石瓠浮沈於長安之汙潦而中間小有所持論與毛髪蹤跡已漸落人齒牙間幸不即罷斥而托於吏民之上已二歳白棓赤丸十去六七緑沈如林烏號若陵其不受事麾下聽約束者亦改而之南畝矣頹神之城板築斧礪河水循故高博食新誦無䐗腹謡鮮壊陂莒三大姓與劇賊房李

後先就逮捷若探諸囊中雖然是固未足以酬我執事抑不佞聞之大犢而祀者人主也盂飯瓠酒而祀者農也肉魚獸而祀者豺獺也其大小不同以分酬一也世貞姑能為其小者酬耳執事其亮之方秋執事加匕慎櫛頤養道體以慰中外之望不佞區區芹曝尚有片言之獻以少裨幕府者候他日焉其以為海大魚也

王宮諭

比發京得手教斯時坐西河之戚懵懵不復辨意獨如

谿者稍間卒之大要秦以上語無容晉人尺牘地也知
巳奉太夫人由相衛入關還故里觴桑落為壽甚樂使
人云出當别取道漢中汎巫峽樓船而下直抵留都視
曩稍迂也司馬子長多壯游游竟竒其文章執事亦有
意耶明興高文二帝鼎卜二都雙垂若日月開闢元穢
百七八十年來彬彬之治亡論邁漢唐矣即吳蜀偏季
尚有太沖孟陽諸君子賦之兹何寥寥也吾州故桑君
名恍者庸妄人好自標者耳為二都賦類不過閭閻中

貨郎肩裝而鄉里小生時時或稱之夫使堂堂大明兩都即無以賦者尚可而奈何使桑君擅而汚其重又令後世窺見明也執事握筆珥簪廬承明席天祿坐卧燕之邸垂二十載中間秘籍軼文與學士大人所稱說亦已多矣而今望鍾山撫大江據雍容之署得以其燕馳騁上下當不大讓孟堅平子也數百年一時願公勉之天子神聖定國本鋤芟慼惡登用賢乂先生不日贊謀議幾事萬集飯沐不暇誰行議此舉也

楊仲芳

舟次僅一奉顏色匆匆未竟所欲吐抵暮接邸報知執事遷夏官此故物耳所遇諸君子無不色喜執事柄用者丈夫得意事要令磨墨盾鼻左手持槖右手寫燕然碑乃為快耳第執事往所忤人以大辟敗又名太高如孔翠威鳳弋人爭欲得而籠之幸自避千仞遥覽乃下可也執事皙於義忘久矣莫助之愛弟姑效愚焉書抵京而君就逮三日矣

徐子言

曩謝書達記室否别後窮日而南僅一追會老父抵家酬應不可了夢中一月匍匐北來償此業債兹後或冀少紓耳中秘異帙日得幡勘燃藜之暇當博求兩都故實追美班揚幸毋虛此佳地某之鄙劣漸以膏肓所遇大不可眼兩手持蟛蟹拍浮酒船中此實語也兄莫更羨之否

蔡中丞

賊舞白刃而剽者可二十人不侒從鄉里少年白梃棓之輙獲其一俘二首餘獸竄去虜伏發其衆嚚約之耳不則盡掩而取也諸少年旦夕聚而憂賊讐我竟不來也此易與耳賊大約五六百甌粤人半之其不能圍城而入甚明然所以攻西門不休者不過張兵以脅我綴我而分其部散掠村落耳執事第嚴飭吏士登陴偃旗鼓靜以待之而擇其驍勇善鬬者夜間道發陰布各村落間使會精勇少年設伏要其零抄或合或離勿使之

測識彼進迫巖城不能入退無所掠不過三日走耳賊走以餘皇載礮火而追之彼惰歸可立盡也

應在明

自前歲得再領教劄竄跡青海簿書之日手板半之以故於我兄不復能致尺牘具寒暄之敬兄將無以我為薄不發郵書知已郎夏官長安中大人乃有此除目可賀也僕徧觀交游中即意氣激卬不喜骫骳者有之無如兄勤敏精悍留心應世之學而長依於正如令兄領

職方叩囊底智足以了此南北矣青州地險而民悍加之俗好鬬陸博豪飲借軀報讐剽椎發塚以為固然銛矛三尋烏合蝨涌即僕旦夕所與起居人皆白跖也自僕為破賞格人人相軋發小始斂手耳然幸或可以了吾事將來之憂未艾也兄托我先大夫之文固不敢負約弟不才口語方為衆所厭恐不能為先大夫重如其不然將遂勉强捉筆矣冗次不竟所欲吐唯含章以俟大用為屬

寄方德新侍御

足下超曠大節世所奇瑞而僕乃幸得當之招提杯酒揚扢之際便足千古惜傾蓋分岐併於一日使肝膈遺致鬱鬱思奮而未遂耳足下抵潞河之明日先君子之命下即縱身兩𣆶間聽其蹭頓不旬抵彭城鼓枻順流念足下待於齊魯之墟迫欲歸不能待敬留書歐生以問足下一詩書扇頭見懷爲俯和可否蒼梧暮雲視吾洞庭諸峰何如異日毋相忘也

寄何參政

弟側伏草莽則聞吾丈為大吏嶺表秉鐸江右隱然東南一龍門而弟謬起從事於浙吾丈飄然塵𡏖之表矣浙東西相望如異域一官濕束不能步武錢塘而東以叩玄亭乃稍稍傳薦紳大夫議欲奪吾丈於烟霞泉石間不識肯遂幡然否傳有編古今遊名山記弟夙心日訪之書肆而不可得近得之邵少參所讀之連五日遇訊諜輙乙之少間復讀之至丙夜不忍釋令人厭見吏

民耳嚴君平尚云州有九遊其八以為恨來日何幾乃欲以匏繫之軀而繼玄跡之後不亦迂哉攜此編歸異日略如宗少文故事足矣草次成一章仰博郢和亦見區區神馳於左右耳諸記次第中微有錯迕者恐誤漏雖黄又所遺似亦不少弟所收後先不下數十百種不審可備續編之用否敬附郵筒於少參公所拳拳不盡所懷統唯照亮

答王禮部言卿

昨執事建禮除目下則指謂家弟曰是關中少年玉質金相人也子何幸而得之為同舍郎則又指謂曰恐非子之所得而長有也是王裴之選也乃執事書至沾沾喜得家弟同舍相與琢劇甚歡也語有云聲應氣求益庶幾近之矣僕嚮者為執事言禮曹一日足寓郵其言固已驗而今所稱王裴者即關中缺吏部郎何可舍執事也雖然唯僕竊亦有進執事固卞生所謂連城珍也其在內黃有攻日而無攻人在燕都則有攻人而無攻

日稍兼之者獨禮曹耳勉旃分陰可念也僕謬為諸公推轂而一官落落無所見投劾去又不獲請然縁是得侍老母疾專精湯藥間出處固細事也其他種種家弟或能道之

答曹憲使天祐

不奉顔色者十七寒暑矣區區自廢草莽中與世一切抹殺迨强起為吏乃知明公自政術外跳跋藝苑春容寂寥膾炙人口雖不能沾被膏馥之遺仰止一念固私

所深也昨見北垣指切怪而不得其故後始知為楊忠愍下獄一事記任大名時忠愍子應尾携所刻年譜相示乞行狀弟亦怪問之曰少不能悉父下獄事奉遺筆云云耳弟不暇更致詰也要之世豈有酖人羊叔子哉乃投杼之疑不能得之於慈母況今傳聲不切痛痒少年輩也達人大觀苴芥軒冕烟霞泉石自足千古計未釋然者兩賢相扼之歎耳不肖本無作官理而為造物所苦累疏乞休竟成寢閣多口之及罪我知我公除而

後獲以餘日灑掃先壟托鉢佛宮私計足矣手教娓娓且肺腑之談憂痾不能出祖吳楚各天牛斗相望勉旃努力不朽為盟豫章可與酬和者德甫外有用晦王孫美秀而文社足依也倉卒未及卒業聊抽一簡已堪解頤珍重珍重

答沈太僕

前般無美云瘧鬼來病君子良用勞念繼從康生得勿藥之問乃知天錫難老神明萬福巽區區公除後操一

舟從翁杖屨於五湖三泖間庶此生爲不虛也翁名德耆壽君厨之長海内師表鄙不自量以糠粃前引雖抱珠玉之穢亦竊遂其蠅驥之私耳乃重蒙飾奬過分即前輩汲引無惜齒牙不佞何人斯而敢當此汗悚無任大貺懼以不恭扞長者之命謹對使拜嘉所有不腆書幣上瀆記室唯賜麾頓萬荷

汪正叔

僕嘗稱謝茂秦可作諸佛菩薩云葢此子苦行堅志便

令剔腎析骨亦無不為者今又於足下見之于鱗之作印證大宗頗為俗眼喧呶足下獨口其文不置又因而下詢及僕也足下之勇亡復減茂秦矣僕兹歸擬築室山中少有所效以再見足下亦願與足下共勉之見托卷僕素之臨池又紙不甚發墨今附上幸揮棄之為我藏拙可也

與黄郎中

始者見足下拂鱗鬚搒城社以為好奇伏節士耳既聞

受辟元帥幕府諸幕中少年人人有連也而獨足下孤生且州郡職竊為足下計少所自全者弟相知傳足下逡巡引外多辟少進彼固無奈足下何也夫君子處於乇明夷之際如此哉世貞聽於交遊鮮所伏伏足下耳此來賊直授首宗社大慶然意者彼逆送死耳非有長筴馭縛之也而餘黨尚蟠聚肘腋又外論切切以烏衆眩利蠅嗅而集不必一一禀命賊直東南禍未遽艾也足下今遷為武部武部其官也且足下又時所緩急需

者也必素講析利害若指掌為我一言之乎世貞汚法曹郎無狀不能以死奉職而又不能為骫骳以恱勢人進退無一可言者日待罪東方戈矛之鄉以幸故未即中漢法雖然旦夕且歸矣念足下無已故因郵卒致訊為強飯自愛

陳僉事子兼

明天子及相君思以惠晉蜀學者為蜀得大夫甚善大夫少以文鳴郡國中未有試也今為大夫得蜀操一方

藝苑之柄亦甚善雖然貞不佞竊有告焉貞也嘗讀史覩蜀事秦李冰首教犂植逐去妖害逮漢興文翁始漸以禮移化之蜀自是質文彬彬與中國抗宋初後進嚮道稀少張詠為郡修紀文翁之蹟自是又有任李輩出也夫此守爾其民社役賦獄訟軍興調兵食百用鱗比且不以為恤而致重于士敎如此故文翁張詠名與李冰並而功過之明天子惇化飾象徧郡邑置學宮樹之師餼其俊而賓其尤未已也更遣憲臣督理鼓舞專勑

徑行事得校勘師生毋以民社獄訟役賦軍興調兵食煩勞之至專且悉也今夫蠶叢魚鳧村僻寡陋之俗固革而雍容埒漢宋固多好義用脩之士然未見大踰過之也專則易舉雜則難徧夫雜未見難徧而顓未見易舉也其無愿覥尸位耶大夫盍亦思所以惠進蜀學者以答我明天子及相君至意貞也聞之矣直而溫寬而栗體也士所羣視而趨者憲臣吾稍以其士而姑息之衆且玩易不自勵至冒競無耻之流因有所挾而蠹

其隙稍更振束縛以法又叢謗怨且非待士恒軌也近
又有傲誕肆意者輕所閲曰吾將盡黜之其與于旌賞
無幾此又非也伯樂善相馬者也郡有千里馬則取千
里馬而數百里或不能數百里則取數百里馬矣不能
以數百里馬而百里或不能百里則取百里馬矣故士
不可執一衡萬也因萬而衡之如相馬可也不佞為諸
生時諸生中即有青衿冠衣而貌儒者行齷齪市井類
也不可不黜又不可忽易黜也大夫固明慎勢豈得一

一熟之或他有所托假而後得一時之聞槩終身之禁錮此非為大夫處厚策也蜀故多異人嚴君平輩混跡傭卜卒難物色之至有砥節脩行表于閭黨而未顯者精訪加敬之所以風厲繼進也大夫今之賢人固有不為文翁張詠者其毋以匆遽而忽遺耶

寄郜侍御

不肖之待罪晉中也竊竊謂得備寀屬承見顏色領大誨為天假之便而自履任時格於例不能謁臺下第時時

傍習攬轡風裁為千古驄馬生色神飛夢馳於龍門砥柱間旋以老母病棄官南逌又不復能辭謝雖天地棄人罪無所加亦恃臺下慈明見亮耳草土間偶覩邸報知臺下埋輪之疏格不下遂移疾歸超然威鳳千仞非斥鷃所能窺安石不起將如蒼生何蔡使君來惓惓道臺下俯念不肖至意且謂前南牀蘄齕起自某君竊自初以此君長厚推心無間世路險巇乃爾然實自吳興三四豪貴人成之不肖踈節骨體本非世材為造物所

若遂添蛇足來者可追茲亦何足道也雕蟲末技夙障牽纒身亦厭之臺下幸一施針砭起我膏肓不勝祈懇

李太史本寧

過京山以斗酒豚肩謁太公太公方從里社懽飲不歸也辱尊君娓娓捋鬚相慰勞晉陽之别盖三載所矣尊君則為言門下且以使事過里率諸生觴太公而方為相國所急不得請太公躍馬肉食與尊君競壯不復以膝下懽戀戀也世貞雕蟲之技似亦見知相國遲之使

從事楚棘而當事者遂以全錄見委自二義容經外靡

匪拙筆當此右文不諱之朝亦欲借托筆札以附於旃

孟方朔之諷退而悔之三十年仕路人猶作草茅語且

欲以僂行抱丘之伎而厠奏於國工大樂前其能無厭

斥也以素辱門下知愛敢吐其私為保全之諸公所萬

萬世貞今歲驟衰懷抱作惡二豎見凌日有憂生之感

已具疏稿令舍弟投上倘得從史生還皆大貺也方作

書瘧發憒憒不竟統亮原

答趙中丞良弼

前者辱教使遠迓草率附數行為謝及於冗中得一詩亦不知其何語臈月小盡抵襄陽追淮海公不及因代疏發報燕中書得百函隨趣謁郢陵歸用望夕入鄖甫三日而使者復以大貺種種至矣鄙言不以屬𦗟口而欲登之壁且復理故帚損華觴大幣為謝是重不佞愧也太和真府呼吸上帝豈敢以風塵吏而遽干之景風之候藉手賢撫君為紹介則不佞將執鞭焉鄖城無所

不綰轂僅一二鳥道為通其在楚賦肩於隨息固附庸也而翁乃重以獎飾鄙人倘遂信之得無令人作夜郎王觀乎一笑一笑所示咨目稱屬似未安欲令改正宇下之覆固日淺而勤恤我多矣其能遽即分庭禮哉俟小間當如命也

羅虞臣

夜飯郡齋時也李于鱗謖謖松下風二地主濯濯月中柳謝盧亦矯矯傖父僕狂浪自放疑非人間游也別後

挺鼻見道上貴人都無復味耳瀛莫之間鐃魚蠏足啖濁醪澆磊塊無復可道者大名一片讀書地執事勉旃自愛二詩見扇頭可博而取也緣篋中無復餘耳

復楊都督

得公與二三文士倡和詩具見弢征虜羊鉅平投壺緩帶風味顧聖之故倦游其材足依包子頗稱三絶俱慕僚妙選也武林游目大是佳事況重之以東道主哉但野人懷土又懼為世眼物色故更次且耳然未甞不神

游畫舫青油間也

熊憲僉

前使以馬公之以遷去也不佞私計之以吳中之節即無當者必屬公已邸中報至果公也不佞茲有三喜喜公得治其舊民喜諸父老得復為公民喜柄事者得公高枕而付大江之南亡害也即羣沙中少年人恃七尺刀裹乾餱帕首韋跗來受事麾下矣世貞敝廬之爐抑又何幸焉青齊寢食盜賊白刃起酒杯間加之原田無

歲文法苛煩如束濕薪非不佞所辦也計旦夕且歸矣明卿昨始量移小郡推往者憶其白公事皇皇若有失也其為人篤友誼然諾生死罕匹焉世亦有憐其淪落者哉

上丁中丞論海運事

蒙發許給事奏內事理與分守道會議復啓別紙垂問具紉不遺芻菲至意竊謂登萊一方不過數百里地瘠鹵禾苗少熟而淄青縮轂其口穀有餘不能出給它郡

以轉資不足不能求糴它郡以自給故小熟則驟饒小凶則坐困閭閻無閒歲之積者乃其恒也今歲收王歉斛麥已盈一金盡所有而供遼左不十之二而室如懸罄矣其不可一也登萊舊無海舟其通者皆山島及遼左之桀黠人也今欲海運則須造舟山無大材足採操舵駕帆浮汩占風之卒皆欲取辦於閩浙令一下而民無所措手足矣其不可二也今遼左之飢荒在然眉而造舟募卒事皆創始非隔歲不辦也夫殘登萊而有益

於遼左猶可殘登萊而無益於遼左其不可三也山東
喉咽也遼左雖重猶手足也割喉咽而供手足萬一民
困盜起誰則任之其不可四也臺下上為國家畫久大
之筴下為地方極纎微之慮但亟據實奏報止令遼人
導海以求糴而不必令登萊導海以餽遼其各島有舟
人民稍寛其禁聽令轉販仍曉諭二郡積穀人家毋倍
索高價沿海牙行之類毋得乘機誆盜為姦庶公私不
至困戹而邊腹俱有調劑唯高明圖之

議防倭上傅中丞

伏承下防倭諸議及别辱手劄見諭令悉心條對具見明公惓惓為國集衆思廣忠益至意也區區一得之愚乃有相左者知明公不欲屬吏之尋聲而貢諛也夫倭誠可憂憂不在山東也青登萊沿海也皆瘠鹵數十里無人烟不足中倭欲也進無支港退無寛洋深入則不能散掠則不逹非倭所便地也我無販海通賊者賊不得内應必不來即來不過淮揚之敗潰或為風濤所迫

者一二舶衆我令長槍勁弓戯而取之立盡耳今明公欲奏設提督開府如浙直故事恐部尼不行也行而一二歲後羽書晏然者開府之費何以解設叅將毋論其供億煩擾也今兩地有兵備副使二矣備倭都司一矣兵備之令不能行叅將叅將之令不能行備倭是叅伍也動相掣難相諉如之何其可也留民兵善矣然是兵天子所恃以防衛京輦者也歲募其人一直八十餘金費至鉅也萬一倭不來北敵即有警議者曰山東私此

五千人何用也四十餘萬金之費何歸也留贓罰備緩急之用善矣大工迫若風雨工部之任事者眈眈悉秋毫也彼其懼諸道之以倭解也必不從我矣造海舶此尤非策也夫山東陸戰地也山無大材人無善水地無支港海無寛洋此其勢必募閩浙之卒鬻淮揚之木費鉅萬而成舟師閒居何所置之有急何所用之故設提督莫若明公以撫職為諸道主設叅將莫若責成於兵備備倭留民兵莫若嚴閱諸道之快壯留贓罰莫若使

道府設法處置造海船莫若精陸戰明公第無上此疏而以時按行海防訪問利害從容圖之未晚也區區直以為天下之患不在海而在山東山東之患不在倭而在盜賊盜賊之端與防弭之術未易借筯數也請俟燕閒之間進焉唯明公矜其戇録其狂幸甚

弇州四部稿卷一百二十四